

光宇的神秘

其形象的丰满与深邃堪比一部现代中国的视觉大百科式的宝书。

撰稿 | 倪 军



上图：张光宇作品《紫石街之春》（1929）。

我们的民族里总有一些蒙尘的金子般的人物被后人擦拭出来、恭敬地摆在历史上供我们反复吸取这块金子的灵光与质量；江西的八大山人是一块，江苏人张光宇也是一块。他们都在后世逐步地闪出金光。虽然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见到，图片的质量也愈来愈清晰，然而他们生命的厚重感、情趣感与他们活着的时候对自然与人间生命的思考往往会让我们觉得越看越神秘了。唯有这份神秘，才可引领后人更多地思忖他们的生命而有所感悟、得到启迪。

张光宇（1900—1965）先生大概是善德太高福报亦大的原因，在身后几十年的时代里得到艺术家唐薇女士与她的夫君黄大刚先生二人的无私而极为投入的专业性整理与研

究，加上广州的美术史家蔡涛先生等多位业内人士的深度而宽阔的理论总结，在多位前辈特别是张光宇先生同代友人的文字与言谈中整体地为我们的艺术界与文化宝库又呈现了一位20世纪的中国艺术“神人”，其形象的丰满与深邃堪比一部现代中国的视觉大百科式的宝书。

我看一位艺术家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先从他的“知识结构”入手。张光宇一生的造型底子先有一些那个时代开始流行的所谓西式素描与色彩写生的基础知识。由于他是清末和民国初期的一个江南少年的天然属性，他的私塾式教育的基础是“义务”制式下的一个必然。因此，他的中国文学、书写、志怪、游记与乡里概念下的一切知识是丰盈的。一个泱泱大国的子民孩童无论出生

于哪个省份，他的这些从周秦汉唐下来的“人性喂养”的奶水总是足足的够够的。陈洪绶《水浒叶子》是宋明人物画确立下来的中国人对于自然山水之外不能回避的“人”这个视觉大题材的一个精练与精彩浓缩，因此是张光宇必然的一个作画源头。到了上海打工的年岁里，由于张光宇天赋过人、过眼不忘的画家必有的这个素质，他快速地吸收着欧洲传来的、纽约和好莱坞传来的以及日本传来的铺天盖地各种风格的视觉元素；我看到《紫石街之春》上就有法宁格尔的影子，而其他大量的黑白画稿又有他多次实践了的莱热、布拉克与毕加索等工业派和立体主义的解构小手段。比如画《立体的上海生活》自然就画了两个视角的男子面孔于一颗头颅